

# 陈洁仪输了也是赢家

## 回锅肉回到好锅就值

上周五,《我是歌手》和《中国好歌曲》都进入了新一季的第二期。节目虽然只有两个小时,但作为娱乐话题,已延伸到了新的一周,至少在本周五新一期节目播出前,上周的话题还将一直热议下去。

上一期《我是歌手》最具争议的结果,就是新加坡国宝歌手陈洁仪两轮过后就被刷。这个结果的出炉,带动的也是整个内幕和吐槽产业。歌迷为陈洁仪打抱不平,各种内幕帝纷纷曝出真假假的内情。已经被各种选秀节目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的观众,更是以多年来形成的欣赏逻辑,照例抨击节目组的“胡作非为”。

当然,更多的人终究只是场外的看客,看到的是经过后期过滤过的电视版本。就像其中一位参加现场录制并在赛后撰写评论的媒体人所说的那样,陈洁仪之所以被淘汰,是因为在第二场比赛中,几乎全场她都不在一个调上,以至于让很多现场记者都听得“心如刀割”。之所以在电视上没有呈现这种失态,还是在于节目组后期的修复技术。所以,真相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

陈洁仪的感性和细腻,固然是歌迷倾心于她的理由,但不得不说,作为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歌手——陈洁仪,包括大部分港台歌手也一样,都是属于那种录音型而非现场型的歌手。所以在参加《我是歌手》这种真人真声的PK节目时,和孙楠、韩红等纯唱将级的歌手相比,确实没有任何优势。要不是湖南卫视后期修音技术的“捣乱”,这种优劣对比可能会更明显。所以,陈洁仪被淘汰而引起争议,其实源头就是:这是个节目而不是真的比赛!节目组如果想让

争议建立在一个更客观的环境里,一是请所有的电视观众,都能现场体验一把《我是歌手》的录制;二是不用修音的方式,还原现场的真实。前一点,根本没办法做到,后一点是能做到却不可能做的。

但没有人是输家,你以为陈洁仪被淘汰就是失败者?通过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,陈洁仪这个名字,早已成为一个热门的关键词,她的老唱片纷纷重新上架,关于她的情史和历史也都纷纷被重新八卦。在《我是歌手》这样的舞台,其实没有谁是输家。尤其对那些人气不够高,或者已经过气一段时间的歌手来讲,能上节目就已经是赢家。

同样,还有参加第一期《中国好歌曲》的赵牧阳,从节目播出前百度百科寥寥数字的简介,到节目播出后条目详细的资料,这就是选秀节目的效应。而在第二期《中国好歌曲》亮相的刘雨潼,也因为天后王菲在微博的点赞,以及随后舒淇等明星的转发,一时间成为网络热搜词。至于他是不是回锅肉,其实并不重要。为什么回锅?就是因为之前还不够红。这一点,还适用于曾经很红但如今不红的罗中旭,后者同样参加了《中国好歌曲》,虽然是头一次但同样算是回锅肉,而且是从大牌歌手回到选秀这个锅里。

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,实际上早已经挖掘出了现阶段有潜力的新人和准新人,锅多肉少的局面将长期存在,其实肉也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锅。上周的刘雨潼,无疑找对了《中国好歌曲》这口锅。让王菲点赞,让自己的好音乐被发现,锅好才是真的好!(爱地人)

### 影碟机



### 《小孩子》

导演:布鲁诺·杜蒙  
出品:法国

《小孩子》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它更像是布鲁诺自己的《七宗罪》。接踵而至的怪异而神秘的系列谋杀案,两位游荡在谋杀现场却无所事事的侦探,对于谋杀案若无其事的村民,有着强烈仇外情结的无知小孩……这帮无知无畏的小孩子骑着自行车贯穿了整个剧情,从第一个谋杀案开始,他们就是尾随着两位愚笨的侦探观察了整个事态的发展,即使是在儿童视角的《小孩子》里,它所表现的依旧不是童真,而是怪诞离奇略带扭曲又充满讽刺的现实。法国北部海岸边的小村镇里似乎是导演试图尝试的一个社会,或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封闭的电影社会文化。(平婉)

### ·传记·连载

## 云去云来

(5)

■文/林青霞

### 寂寞孤岛

我迟到了五分钟。金圣华已经坐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 Lounge长廊边的位置,自从张国荣走后,为了避免伤感,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。

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,她跟我是忘年之交,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,她早年留学法国,拿了博士学位,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,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,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她待我坐下,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。我极力地集中精神,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,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:“青霞,不要再拍戏了,也不要打太多麻将……”

那一刻,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,一条忆着过去,一条机械地回答圣华的问题。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的女子,一中一外,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。她保养得宜,面孔和二十年前一样。还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,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,我等她坐定,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。她一回身:“啊呀!青霞!谢谢你的拥抱。”

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,经常我们聊完天,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。我重新回到座位,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,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。

认识Winnie是1985年,我拍《警察故事》、《刀马旦》和《梦中人》那一年。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,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,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。我心想,这有什么不好,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。Winnie住在我的楼上,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,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

她家打牙祭。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,只见她轻轻松松,抓盐、倒酱油、炒菜,就像在那个小小方块里面跳华尔兹。她本事真大,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,一点也不费力。

《警察故事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,有一天收工早了,半夜三点,茫茫然,走进公寓,打开房门,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,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这样璀璨的夜景,让我感觉更孤单,心里一阵酸楚,突然之间号啕大哭起来,待我停住哭声,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,叔平说:“你哭了?”我一边抽泣一边说:“我好寂寞。”叔平说:“打电话给朋友啊。”

拍《刀马旦》之前,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,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。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,我们先分别到她们家去读剧本,最后轮到我家。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,打开冰箱,空空如也,厨房里也没有零食,她难以置信地问我:“你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?”

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,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《君子好逑》到一九九四年拍《东邪西毒》,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,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编织他人的世界,有时候一觉醒来,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。时光飞逝,蓦然回首,好像不见了十年。就在这个下午,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。

婚后这十多年,每次出门,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。记得爱才几岁大的时候,我常指着那个方向说:“妈妈以前一个人住在那儿,好孤单。”“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。”她心疼地说。

送圣华回家,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,我们俩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。

明日关注:印象邓丽君

### ·小说·连载

## 别对我撒谎

(15)

■文/莉安·莫里亚提

### 父母亲的干涉

瑞秋把网球夏令营的表格递给康纳,却看到他的目光落在苔丝身上。“苔丝·奥利瑞!”他的神色变了,有那么一瞬间,他看上去真像珍妮相册里的男孩。苔丝抬起头,警惕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她似乎并不认识康纳。“康纳!”他拍了拍自己结实的胸膛,“康纳·怀特比!”“哦,康纳。很高兴……”苔丝半直起身子,却发现自己卡在母亲的轮椅间。“不用站起来,不用。”康纳低头亲吻苔丝脸颊时,苔丝正好要坐下,因此这个吻落到了耳垂上。“你在这儿干什么?”苔丝问。重逢康纳似乎并未让她感到惊喜。“我在工作。”康纳回答。“做会计?”“不,不,我几年前改行了。现在我是名体育老师。”

“是吗?”苔丝感慨道,“这可真……”她的语速慢了下来,好不容易才说出,“真好。”

康纳清清嗓子。“无论如何,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看了一眼利亚姆,打算和他说几句话。可他很快改变了主意,扬起手中的表格,“谢谢您,克劳利夫人。”“这是我的荣幸,康纳。”瑞秋冷冷地回应。康纳刚走出门口露西便转向女儿。“他是谁?”“从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很多年以前的。”“我怎么不记得。他是你男朋友?”“妈妈!”苔丝偷偷指了指眼前的瑞秋。“抱歉!”露西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瑞秋看着眼前的祖孙三代,突然生出无名之火。“好吧,在这儿填上过敏原和所需药物。这个部分。”瑞秋用手指戳了戳表格,“不是那儿,是这儿。填好这些任务就完成了。”从办公室出来,苔丝的手机铃声响起,她正扭动钥匙准备启动汽车。

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名字,她举起手机在母亲眼前晃了晃,“是爸爸。”母亲斜视着手机屏幕,耸了耸肩。“我不得不告诉

他。我答应过他,不论你有什么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。”苔丝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。“爸爸。”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。他一直以来都是如此。“你好,宝贝。”苔丝的父亲说。“您最近如何?”为了父亲,苔丝尽量让自己听上去轻松愉快。

他们上次聊天是什么时候?一定是圣诞节。“我很好。”父亲忧郁地说。又是一阵停顿。“我现在正在车里,和……”就在苔丝说话时,电话那头也开了口,“你妈妈已经告诉我了……”“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,”父亲说,“只要……你明白的。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当然了。”又是沉默。“好吧,我该走了。”他们不约而同地同时发声,“其实我还挺喜欢那小子的。”

“告诉他,我已经把之前说过的品酒课信息电邮给他了。”母亲在一旁说。

“嘘,”苔丝不耐烦地对露西摆手,“您说什么,爸爸?”“威尔,”父亲回答,“我还以为他是个好男人。不过这一分好感一点也没帮到你,对吗,宝贝?”“他从来也没帮上过忙。”母亲嘟囔着,“真不知道我干吗费这个劲。这男人根本不想开心起来。”“谢谢您的电话,爸爸。”电话那头同时传来:“我们的小鬼怎么样了?”“利亚姆很好。”苔丝回答,“他就在这儿,您想不想……”

“还是让你先忙吧,宝贝。好好照顾自己。”父亲收线了。他总是这样突然地、手忙脚乱地挂断电话,好像电话被警察装了窃听器,而他不得不在警察追踪到他的位置之前离开。而他所在的位置,是位于西澳大利亚的平坦无树的小镇。五年前他神秘地搬去了那里。

“他一定给你提了一堆有用的建议对吗?”露西问。

“他已经尽力了,妈妈。”“哦,这倒不假。”露西满意地赞同道。明日关注:塞西莉亚的猜想